

西藏妇女对古代教育的贡献初探

强俄巴·次央

(西藏大学校办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在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妇女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古代教育,为西藏古代教育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依据藏文史料和有关藏族女性的传记,结合其他资料分析了西藏妇女接受教育的状况和西藏妇女对西藏古代教育的贡献。认为,要体现西藏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完整性,丰富西藏妇女研究的内容,有必要对西藏妇女与古代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 :西藏妇女 ;古代教育 ;贡献

中图分类号 :G5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8)04-039-05

西藏古代教育源远流长,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1]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藏妇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式的参与曾经为古代教育的形成及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研究西藏妇女与古代教育的关系以及妇女的教育状况、还有妇女在古代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西藏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完整性,将会更加丰富西藏妇女研究的内容、对于西藏妇女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依据藏文史料和有关藏族女性的传记,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初步探讨。

一、西藏妇女接受古代教育的状况

本文所指的古代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藏传统教育,它是由私塾教育、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等三个大的方面构成。^[2]众所周知,过去在西藏接受过古代教育的人几乎全是男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从吐蕃时期开始,到西藏各个历史时期,的确有少数妇女接受过古代教育。^[3]据藏文史料记载,在西藏古代教育形成的萌芽时期,吐蕃王室普及文字心切,

曾下令所有大臣和庶民都要学习新创制的文字。^[4]公元七世纪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后,首先王室女性对佛教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此外,从吐蕃王室提出的王室女性必须信仰佛教的要求等情况来看,作为当时吐蕃王室女性和贵族妇女,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学习过藏文的读写常识。再从敦煌文献以及藏文史书中有关藏族女性的记载可以看出,西藏上层妇女的教育开始于吐蕃时期,她们最初接受的是吐蕃早期私塾形式的教育,这种私塾教育为她们日后接受寺院教育或者进一步自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众所周知,由于过去西藏的宗教史学家都是男性,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女性历史人物的介绍往往只是附带性的寥寥几笔。历史上留下的女性宗教人物传记,数量上也不多。这对研究西藏妇女与古代教育的关系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通过对现有的这些史料的分析研究和迷雾的澄清,以及正本清源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佛学或者在某个方面有一定造诣的这些西藏妇女,曾经接受过不同形式的西藏古代教育。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她们当中有才智双全、具有藏族古代诗歌天赋,又为吐蕃王朝的统一大业做出过贡献的王室

收稿日期 2008-06-15

基金项目 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藏妇女问题研究 - 西藏妇女教育发展及其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 2006JDXM197

作者简介 强俄巴·次央(1955-),女,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和妇女研究。

女性松赞干布的妹妹赛玛嘎尔^[5]、芒松芒赞的王妃、深谋远虑的女政治家没卢氏·赤玛类王妃。^[6]还有曾参与过制定吐蕃的法律和礼仪,后来悉心向佛,皈依佛门的吐蕃第一代尼姑没卢氏·强久杰^[7]以及毕生修行、潜心学问,特别是在继承和发扬密咒金刚乘方面颇有造诣的著名佛学家卡卓·益西措杰。^[8]公元十一世纪出生在拉堆落,精通并且普遍了达佛学,广作利益众生之事,被传说为由文成公主转世的女密宗师玛吉夏玛。^[9]公元十二世纪出生于阿里地区,把“觉派”教法宏传于全藏,被誉为智慧空行母和著名的佛学家也是古代教育家玛吉拉珍。^[10]十三世纪曾经随兄长萨迦·班智达到过凉洲,在佛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女学者萨迦昆·索巴仁母。^[11]三世多吉帕母·念扎桑母精通佛学,学识渊博,据传曾撰写过两卷著作。^[12]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直贡地区的乃乃曲丹桑姆和雄色地区的罗钦曲尼桑姆、还有达龙地区的曲仲玛·丹增曲珍,当时在西藏地区都很有名气,她们的弟子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人们尊称她们为“杰尊玛朗松”,“杰尊”即至尊。^[13]还有生活在20世纪初至60年代末,曾于1948年治愈过不丹国王的眼疾,使不丹国王重见光明,并且从1951年至1953年仅三年时间曾使三百多名白内障病人重见光明,又在治疗妇科和小儿科方面颇有造诣的著名女藏医央金拉姆等等。^[14]除了以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女佛学家、女医学家外,还有其他一些在历史上有名气的西藏妇女等。

仅仅从以上所举几位著名人物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藏族妇女都是可以肯定接受过古代教育的。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王室家族或者贵族和有钱人家。她们接受教育的步骤是早期在家中从父母、亲友、家庭教师等处接受藏文的读写和礼仪等启蒙教育,然后,通过私塾或者寺院教育学习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知识。进一步的深造得靠她们坚忍不拔的求知精神,她们常常风餐露宿在外,奔走四方拜师求学,即使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下,也在潜心钻研学问,她们当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在学习,从未间断过。因此,后来在佛学或某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5]

西藏以前的私塾虽然办学规模小,条件简陋,但是私塾历来都不限制女性,这为有条件读书的西藏妇女或在妇女中进行扫盲和普及藏文方面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寺院教育比起私塾教育,在广大劳动妇女中颇具吸引力,虽然,她们入寺后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非常艰难,但是,劳动妇女首先可以在尼姑寺里找到一块安身之地,又可以在学经的同时学会藏文的读写以至学习宗教文化知识,

个别取得显著成绩的还可以改善处境,出入头地,我们也必须看到寺院教育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如,尼姑寺在西藏整个寺院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可是过去历史上在尼姑寺里从来都不讲授《五部经典》,在尼姑寺里未曾开设过讲授《五部经典》的学经班,广大的尼姑在寺院里根本就没有接触和学习《五部经典》的机会,因此尼姑也就没有考取格西学位的机会。虽然有一些女活佛和女大师曾经在家中拜师学习过《五部经典》,但是,她们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地与男活佛平起平坐,获得考取格西学位的资格。多吉帕母这样的女活佛也只有一个呼图克图的封号,没有任何体现佛学知识的学位。

虽然尼姑的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并不亚于男性僧人,由于寺院教育不主张在女活佛和尼姑中推行考取格西学位制度,这样导致绝大多数尼姑的学识水平普遍较低的局面,这充分说明尼姑还是没有能够融入寺院经院教育的主流。

西藏古代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说官办教育的核心“孜康”和“孜拉扎”,即俗官学校和僧官学校,是过去西藏地方政府培养僧官和俗官的唯一场所。由于旧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官员都是男性,没有一个女性,所以,历来在官办学校学习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一般情况下,世袭贵族子弟从私塾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孜康”,进一步深造。能够进入僧官学校的学生,除了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子弟外,还有一部分虽然是普通家庭出身却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年轻僧人。官办学校从建立到瓦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未接受过一个女生,它的办学宗旨意味着把女性排斥在外。这样导致了连有权有势,出身名门望族的女性都没有机会进入官办学校进一步深造的局面,更何况出身普通家庭的其他妇女,这充分显示了西藏古代教育中的男女不平等。

二、西藏妇女对西藏教育的贡献分析

关于妇女在西藏古代教育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研究认为妇女对西藏古代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松赞干布的汉族王妃文成公主和尼泊爾赤尊公主。藏文史籍《玛尼全集》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不仅得到过两位公主在经济上的援助,而且她们亲自参与过吐蕃时期的译经过程。^[16]历史的实践证明,译经对当时的吐蕃教育和文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寺院教育更是起到了推动作用。两位公主都博学多知,笃信佛教。特别是文成公主知书识礼,在对吐蕃王室其他女性接受教育方面,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据《益

西错杰传记》称,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卡钦萨·错杰即益西错杰曾作为赤松德赞的妃子,早年从吐蕃的大译师和大学者处学习了藏文、梵文和大五明等所有知识,后来作为莲花生的亲传弟子和妃子,刻苦钻研佛经知识,学识渊博,在西藏各地修行、建寺、广招男女弟子。在传教过程中,广泛地传播了西藏的文化知识,据说她在日喀则一带传教时聚集了两千多男女僧众。她的男女弟子很多,仅她在日喀则南林地区传教时的十名著名弟子中就有大译师马仁钦乔和著名女性里萨·强秋卓玛、协噶·多吉措母等。^[17]因此,可以认为益西错杰既是寺院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又是尼姑教育的先驱者。^[18]公元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著名女性宗教人物玛吉夏玛和玛吉拉珍,年轻时她们都并不是尼姑,但她们拜过当时的很多著名高僧大德为师,刻苦钻研佛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她们都变得非常有学问,她们门下的男女弟子很多。特别是被誉为女圣人的玛吉拉珍每次与学识渊博的高僧辩论时她都能取胜,在她门下的男女弟子中不少人很有学问。玛吉拉珍作为帕当巴·桑杰的传承弟子和席解派“觉派”的创始人,她以私塾和寺院教育结合的形式,为古代教育特别是为妇女教育做出的贡献比较大。^[19]十九世纪中叶出生的著名尼姑——雄色杰尊仁布切靠艰难的拜师学经道路,晚年基本上住在雄色寺讲经传教,当时她在整个西藏的影响很大,据说当时西藏各地的妇女纷纷涌向雄色寺,不少的贵族和有钱的妇女既是雄色寺的施主,又是杰尊仁布切忠实的信徒。^[20]贫困妇女到雄色寺除了可以找到宿身之地外,还通过她们付出的体力劳动和刻苦钻研的学习途径,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寺院教育,可以逐步学到一些宗教知识和文化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撰写杰尊仁布切传记的作者之一的赤列,也是在雄色寺学习过宗教和文化知识的尼姑之一。上述记载说明女性宗教人物以传教的途径,以及私塾教育和寺院教育的方式,不仅在广大妇女中普及文化知识,而且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学习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古代教育的发展。

过去西藏的私塾办学条件简陋,形式单一,所以在城乡各地随处都可以见到规模大小不等的私塾,教员绝大部分是噶厦所属的一些办事机构里的低级职员,或者是一些有一点文化知识的普通僧俗人士,基本上都是男性,他们为了生计办起了私塾。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在私塾教育中妇女起过的作用,的确有一部分妇女曾经直接参与过私塾教育,甚至为私塾教育的发展作出过毕生的努力。比如,拉萨最著名的私塾之一“聂绒夏”学校,两位出色的

女教员赤列卓嘎和赤列白珍,她们除了替父亲教书外,还帮助父亲管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她们不仅是出色的教员,而且是医道高明的藏医,在拉萨地区颇有名气。^[21]类似这种在西藏的私塾里,妇女替父亲、丈夫、兄长教书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认为,过去在西藏的私塾都是以男性的名义办的,但是,实际上不少女性在教学和管理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2]这些女性曾经为私塾教育的形成和完善、发展,起到了男性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当时对妇女在开展扫盲和普及藏文等方面,她们所做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还有的妇女她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文化知识或根本就不识字,也不富裕,然而,她们为子女的教育和成才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样的例子在西藏历史上高僧大德和著名学者的传记中非常多,在他们的传记中有很多的记载,向世人说明母亲是如何鼓励和支持她们的,还担当了她们的启蒙老师等。^[23]在这些传记中,以较大的篇幅来讲述母亲在他们心目中所占的崇高位置。可以看出妇女对教育的影响一直是以家庭对子女教育为主,而且母亲为子女的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有一部分妇女,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到印度去接受现代教育,她们主要来自贵族家庭,还有部分来自商人家庭。遗憾的是她们学成归来后,没有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视,她们的出现也没能改变西藏官办教育把妇女拒之门外的制度。但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对受过近现代教育的妇女开始另眼相看。在她们的影响下,促使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女性开始关注女性教育,积极地去争取接受与古代教育决然不同的新文化教育。这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在家中对于子女的教育、亲友的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4]因此,可以说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为教育、培养下一代以及女性接受新的教育和对教育的关注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一部分曾经接受过古代教育的西藏妇女,又经过本人一生的刻苦钻研,后来成为在某一个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女性,个别的在西藏历史上很有名气。不管她们的背景和经历如何,正如在她们的传记当中所叙述的那样,在求知和成功的道路上付出了比男性更加艰辛的代价。此外,上层妇女受教育的是途径首先在家里接受早期的家庭教育

和私塾教育,然后再接受寺院教育,再继续走漫长的拜师求学之路。普通妇女受教育的途径基本上是首先通过寺院教育争取改变处境,再走漫长的拜师求学之路。而且,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绝大部分还是出身于早期的王室或贵族以及有钱人家。从不少在宗教方面有成就的女性来看,不少人曾经是密乘活佛之妻,在藏语中称为“桑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明妃”,对这些妇女来讲,除了她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加上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她们在宗教方面更容易出成果。通过对西藏妇女受教育状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接受过古代教育的西藏妇女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普通妇女根本就没有得到过接受古代教育的机会。从吐蕃王朝至分裂割据时期,西藏妇女所受的教育是私塾与寺院教育,通过这两个渠道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学识的俗家女学者和尼姑学者。从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起,接受古代教育的妇女数量在增加,但是,教育形式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多少变化。虽然,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比起近现代教育,它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但是它在特定的环境里,曾经为西藏妇女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总之,不管是有文化的妇女,还是没有文化的妇女,她们曾经以各种途径和方式方式为古代教育所起的促进作用和贡献,值得充分肯定。如果没有西藏妇女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历史上西藏古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古代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西藏妇女发挥的作用与贡献。^[25]

注 释

- [1] 多杰次旦.西藏的教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10-12.
- [2] 强俄巴·多吉欧珠.解放前的西藏教育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中国藏学,1992(特刊):230-231.
- [3] 强俄巴·次央.略述西藏传统教育与妇女[G]//第7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奥地利版)《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Austria Graz 1995:119.
- [4]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81.
- [5]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74-79.
- [6] 强俄巴·次央.试论吐蕃王朝摄政女王没卢氏·赤没禄其人其事[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1991(4):22-26.
- [7] 巴·色囊·巴协(汉文)[M]:59;没卢氏·赤杰母赞,出家后改名为强久杰(强久即菩提主)。
- [8] 达夏多吉.益西措杰传(藏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 [9] 果·旬努白.青史(藏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271-294.

- [10] 同果·旬努白.青史(藏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1139-1158//刚巴·帕当巴桑杰和玛吉拉准传(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 [11] 热热占通·土登曲塔(Rakra Tethong).《萨迦班智达之妹妹索巴仁母》[J].永措,1998.
- [12] 三世多吉帕母念扎桑母生于今当雄县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里,在她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学习,曾经拜过许多著名学者为师,自学了五部大论等,精通佛学,学识非常渊博,撰写了两卷著作。她曾经亲自在桑顶寺建立了辩经场//拉萨市政协文史资料(藏文第7集)[M]:38—39.
- [13] 拉萨市政协文史资料(藏文第5集)[M]:116.
- [14]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460.我很小的时候从父母处听过很多关于卡卓·央嘎啦的故事,我对这位医术高超、有着菩萨心肠的藏族女医生的肃然起敬,后来我又向已故藏医院老院长一贡噶平措老院长和强巴赤列院长请教过不少关于卡卓·央嘎啦的情况,由于两位院长和我家是世交我们家的世交,给我说过卡卓·央嘎啦的故事,他们两位都对我说过卡卓·央嘎啦是个了不起的眼科、儿科妇科专家。我怀着对她的崇敬心情于1995年6月我在奥地利参加第七届国际藏学会上宣读拙作“略述西藏传统教育与妇女”时提到卡卓·央嘎啦时,很多学者第一次听说,包括研究格萨尔的著名学者杨恩红教授等他们对这位伟大的女医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对她治病救人从来不计较报酬之事大家称赞,还询问了很多有关她的事迹。
- [15] 从西藏历史上著名女性人物的传记里我们常常看到,在她们的一生中付出的艰辛比男性多许多倍。读她们的传记往往催人泪下。
- [16] 玛尼全集[M].相传为松赞干布著。内容为有关大悲观音修行法、藏族历史、以及遗教等,共有二卷//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文成公主于公元641年到吐蕃后,直到公元683年去世为止,一直住在吐蕃,与吐蕃的百姓同甘共苦。
- [17] 玛仲·名久多吉.论雪域女性历史人物[J].西藏研究(藏文),92(2):130//达夏多吉.益西措杰传(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 [18] 多吉次旦先生认为,公元12世纪玛吉拉准开创了西藏尼姑教育。而笔者经研究和考证,认为早在公元8世纪八十年代,益西措杰已经开创了尼姑教育,所以,结论是益西措杰才是寺院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和创办尼姑教育的第一位藏族女性。
- [19] 关于玛吉拉珍一生的世纪,目前学术界缺乏系统的研究,除了广泛流传在吉隆、定日一带民间传说故事外,还有一些藏文史书中有一些记载。文字资料主要有刚巴·帕当巴桑杰和玛吉拉珍传(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 [20] 雄色杰尊·仁增曲尼桑母口述,尼姑赤列等执笔.雄色杰尊·仁增曲尼桑母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
- [21] 赤列卓嘎和赤列白珍的父亲人仁增论珠白觉是一位著名的私塾教员和著名藏医,1898年出生于藏医世家,他于1929年在拉萨创办了“囊容夏”私塾,卒于1986年。他把他精湛的医术和所有知识传给了他的两个女儿在内的几个孩子,后来他们都成为在拉萨小有名气的私塾教员和藏医。

- [22] 据笔者多年的调查访问,发现过去在拉萨的私塾几乎都是以男性的名义办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女性在私塾教书的同时,管理私塾的日常工作。如果没有女性付出的努力,不少私塾很难维持下去。
- [23] 据《帕当巴桑杰和玛吉拉珍传》记载,玛吉拉珍的成长也倾注了她母亲的心血,从她五岁开始由她母亲亲自教她藏文,随着她的藏文水平不断提高,母亲又帮她物色老师、一直督促和支持她的学习,最后使她成长为西藏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女学者和教育家。这样的事例在西藏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人物的传记中多有记载。
- [24] 查仁·仁钦卓玛.西藏的女儿(《Daughter of Tibe》(英文)) [M]:75// 俄强巴·次央.略述上层妇女在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云南社会哲学,1993(6).
- [25] 本人从事藏族历史教学和研究已经几十年,繁重的教学之余搞西藏妇女研究也二十几年,但仍感觉学识浅薄,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还需要不断努力,去充实相关知识,因此总是不敢发表此拙作。我真不理解那些枪手式的撰写学术论文的人们,更不理解那些抄袭剽窃别人辛苦撰写、花心血的学术论文的,连注释里从来不写出处的人们,也许我自己落伍了。

On Tibetan Women’s Contributions to Ancient Education

Changngopa · Tseyang

(School office of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Tibetan history, Tibetan women participated the ancient education process with different ways and contributed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Based on some Tibeta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ibetan women’s biographies, the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education and Tibetan women and the women’s roles in the ancient education. The paper assume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ibetan women’s studies and display the integrity of ancient education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Tibetan women’s studie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ibetan women and ancient education.

Key words: Tibetan women; ancient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责任编辑:肖干田]